

「我想摆脱痛苦，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。」

你是无声的离歌

关熙潮——著

阮玲玉传

RUAN
LINGYU



你是无声的离歌

关熙潮——著

阮玲玉 传

RUAN
LINGYU



© 关熙潮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是无声的离歌 : 阮玲玉传 / 关熙潮著 . — 沈阳 :
辽宁人民出版社 , 2015.4
ISBN 978-7-205-08220-8

I. ①你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阮玲玉 (1910 ~ 1935)
- 传记 IV. ①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9565 号

出版发行 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 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: 110003

电话 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 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ph.com.cn>

印 刷 :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幅面尺寸 : 145mm×210mm

印 张 : 7

插 页 : 4

字 数 : 130 千字

出版时间 :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 :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 : 时祥选

封面设计 : 80 零·小贾

责任校对 : 李 霞

书 号 : ISBN 978-7-205-08220-8

定 价 : 32.80 元

那冢上的花，像腮边的红，
摇曳，静默。

叹一声蹉跎，问谁来过？

一人沉落，万众哀歌；

旧恨如昨，红尘难破。

只剩迟来的怜惜，无尽的粉墨。

那不朽的事，是无言的诗，
难解，难说。

阅一生苦厄，乐少悲多。

轮回因果，今昔交错；

岁月流波，光影斑驳。

你是永恒的鲜活，无声的离歌。

便纵有千种风情

——阮玲玉和她生命里的三个男人

只活了二十五年啊，短得可怜。睡在黑暗的胶片上，躺在冰冷的盒子里，繁华成梦，血肉成灰。

彼岸那儿，有旧人，也有新客。他们前赴后继地消失，在历史的角落里，被活着的人猜测、追问，永远无法再辩驳什么。

如果死亡不是永远的静默呢？倘若断了鼻息，还会不会苦守在这个叫作人世的地方，还会不会用眼去看，有耳去闻？夭折的肉体是否会升腾出不死的魂魄，继续跟随岁月而沧桑？

好多人说，「看见」过她。一道消瘦的影子，一抹浅浅的笑意。香魂若无依，谪仙何处。

chapter 1

此花幽独

芸芸众生，皆是身不由己。无常的变革，无尽的轮回，由生到老，由老到终。

身之为人，苦寻着各自的依赖，贪享着片刻的安顿。他们不停变换着寄托，为明天积攒安慰。所以，你总能看到一群市俗的面孔，他们浑浑噩噩地来，浑浑噩噩地走。只剩下黑压压的背影，不见分明。也总有一朵孤僻的灵魂，美得令人瞠目。她战战兢兢地摸索着人间路，

孤芳谁赏

穷则思变，一段路走过，下一程又到来。

那年，她叫阮玲玉，开始演电影。

背着昨日的行囊，偶尔不堪重负，索性安慰自己：希望与失望从来都是并生的，每一种繁华，走过之后都是孤单。

从热烈的拥抱，到漠然的恶语；从无知的美梦，到恍然的初醒。带着隔夜的泪痕，走到水银灯下，听那胶片轮转作响，看这世间风雨苍凉。

那就索性走下去吧，趁着对陌生的天地还留有幻想，趁着对未知的明天还心怀期冀，趁着朦胧的泪眼还能欣赏世间的光火。

恨料峭风寒，孤芳谁赏。

道阻且长

事业的重挫，感情的折磨。福无双至，而祸总不单行。她第一次吞

冬来秋往

下药片，在苏醒后迎来新生。多羡慕那只翩翩的蝴蝶，她飞得洒脱，朝着阳光处勇敢振翅，多痛恨自己的懦弱，一直在优柔寡断地挣扎。从南国到北方，那是通往巨星之路的旅途。故都春梦一场，恨作野草闲花。积蓄已久的力量，在神情里酝酿，在举止中迸发，一个个经典角色，以井喷之势演绎而出。这是深埋晦暗之后，迎来的片刻曙光。她慵懒地伸着腰，乞求着和风细雨。风水轮转，道阻且长。

男人，这是个恼人的课题。

旧人的困扰渐渐淡去的同时，新的暗影又慢慢遮蔽了她。她坐在爱情的彼岸，看着对面的灯火，只不过是换了个姿势而已。

她说，做女人真的太累。眼泪同微笑，接吻同拥抱，都是感情的代价。感情，想要刺激，要够味，但是，赔上多少的精神，换得的究竟是什么？无聊。

时代讴歌着独立自主的摩登女性，新的思潮吹响号角。她在银幕上铿锵有力地伸出拳头，却在现实里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。

事业的辉煌，无法医治她遭受的重创。本以为酷寒的时节已经远去，谁料想，又是一阵冰雪。

叹人生茫茫，冬来秋往。

乱世折殇

尘归尘，土归土。

从一声啼哭中来，在一片人海中去。

罪恶与善意，发酵成古怪的气味，萦绕在一具冰冷的躯体旁，挥之不散。

她决然地走了。恨意与委屈，已经使她疲惫得无法喘息。

而后，生者各归各路，他们在炮火声、口号声中，奔波于余生，或是风光得永垂不朽，或是凄惨得无人问津。

阮玲玉，成了旧时代女性的代名词，也成了中国默片电影的代言人。艺术与人生的悲剧魅力，令后世疯狂地挖掘，不停地追问。她是永恒的传奇。

念去去，芳华消殒，乱世折殇。

论「人言可畏」 p188 追忆阮玲玉 p192

阮玲玉和她的表演艺术 p203 阮玲玉生平年谱 p211

阮玲玉电影作品年表 p215

序章

便纵有千种风情

——阮玲玉和她生命里的三个男人

只活了二十五年啊，短得可怜。睡在黑暗的胶片上，躺在冰冷的盒子里，繁华成梦，血肉成灰。

彼岸那儿，有旧人，也有新客。他们前赴后继地消失，在历史的角落里，被活着的人猜测、追问，永远无法再辩驳什么。

如果死亡不是永远的静默呢？倘若断了鼻息，还会不会苦守在这个叫作人世的地方，还会有眼去看、有耳去闻？夭折的肉体是否会升腾出不死的魂魄，继续跟随岁月而沧桑？

好多人说，“看见”过她。一道消瘦的影子，一抹浅浅的笑意。

香魂若无依，谪仙何处。

我不曾死亡。

这世界，原本就不存在真正的“一走了之”。

十里洋场今非昔比，琉璃璀璨灯火通明，耸天的高塔林立，容不得半点星芒。我从夜到昼、从昼到夜，过得恍恍惚惚。也罢。从前，亏在太过执拗，而今，如若我可以看见自己的神色，那应是倦怠的。

人生不过百年，现在已是百余年。我认得的人，有的还在世上，但他们却被埋在时代的坟墓里，无人问津地呼吸着；而大多数人去了，各归各处，变成白纸上的名、墓碑上的字。

仍有许多人，一脸猎奇地蜂拥到我的楼下，跟当初一样。

“喏，她是个影星，后来死掉了。”

“这洋房是一个商人拿金条给她买的，三层楼都是他们的。没住多久就死掉了。”

这就是他们记得我的理由。万众瞩目，饮恨而终。

他们也不容我忘却。

每天深夜，我都会准时喝下一碗八宝粥，在一阵头晕目眩的绞痛中，又瞧见他。

睡得跟头死猪一样！衣衫规整，头发都纹丝不乱。微微的酒气伴着鼾声散过来，想必是在做梦吧？这令我更赌气，更觉得自己好笑。

我确确实实想过，若要是死，该死在哪里好？当真到了这个时候，反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走到哪儿，都躲不开口诛笔伐，死在谁身边，都是冰冷的。所以，就让我在你旁边做个了结吧。就当给你个惩戒，明日天一亮，他人怎么议论你、谴责你，就不干我的事了。

昨日的织云，今日的我，明天又会是谁？是赛珍？这可耻的轮回，终归都是咎由自取，又身不由己。可我不甘心，不甘心这一世到头也无处可依，倒在你旁边，想说的话都堵在喉口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此时只有你了。

唐季珊，你这狡黠的面容，这颧骨和唇角的轮廓，于我是一把亲切的刀子。

你爱不爱我？

哦，这句你没听见最好。从嘴里说出来，我便后悔了。剧痛更烈，鼻息一紧，我再也没气力开口。

——无尽的漆黑。

你剧烈地晃动着，唤我的名字。那声音仿似在远天外一般朦胧，隔着一重又一重的梦境。“去医院！去医院！”——那是母亲的声音。用人也来了，他们咿咿呀呀地叫喊着，说要救活我。可是唐季珊，你忘了附近的广仁医院，还有我常去的诺尔医院，非要将我送去福民医院。你说那是日本人开的，医疗条件最好，所以根本不在意路

途有多远，任凭时间带走我最后的希望。福民医院夜间没有医生，我们只能原路折回。耗到天明，你又把我送到你熟识的私人诊所，他们都说四个小时的有效抢救时间已经过了，怕是活不成了。

我的躯体被浸泡在滚热的浴缸里，跟你一样，一分一秒地等待死讯。这是我们最后的默契。

我死了，在日上三竿的中西疗养院。

上海的三月乍暖还寒，阳光的颜色带着些清冷。我，像只软体木偶似的被恣意摆弄，皮肤被涂上防腐的药物，身上套了一件体面的衣服，就这样被运送到了万国殡仪馆。我身上的白单子被一次次掀起，尚未溃烂的脸表演着凄楚的安详。

张达民来了。他哭天抢地的，好一副悔不当初的样子，见者伤心闻者流泪。我倒是也看习惯了这戏码，哪怕此时此刻是真的，过了这头脑一热的时候，一定是另外一番样子。

“阿阮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我冷笑。

你走出殡仪馆就害怕了，因为你的胳膊触到了我皮肤上的药物，你感到麻木、动弹不得。你以为我来找你了。我哪有闲情逸致报复你，即便像现在这样远远瞧着你，我也懒得再靠近你一步。

你不希望我死，季珊希望我死，都是因为对名声的畏惧。如果我彻底消失，对大家都好，可这样一宗命案，达民，你也注定要被牵连其中了。你开始处心积虑地逃避舆论的问责，而最好的招数就是宣告

对我的深爱与痛惜。昭告天下的所谓情深，往往都带着不堪的企图。

你找来了熟络的记者，抖开沾染血斑的丝巾。你说你来看过我，用它拭去我嘴角的血，你说你爱我，还把丝巾系在脖子上，信誓旦旦地说要珍藏一世。

记者走了，你厌弃地把丝巾扯下，然后就一个人坐在屋里不说话，先是低低地啜泣，继而又惶恐得坐立难安。

达民，我走了，你也该放过我了。

我决定躲起来，回到宅子里。你们哭着、思虑着，为我善后，而我要去睡了。

这还真是绵长的一觉，我昏昏沉沉地想，已经过了几日，自己还要逗留多久呢？想着想着便又睡熟了。有时也会想起父亲，盼着能见他一面。忘了是梦是醒，我看见他来了，还是那副破衣烂衫的样子，一点都没变老。他在我面前站着，猫腰看着我，憨憨傻傻地笑着。我依稀听到他问我：“感觉有没有好些？”我不知如何作答，眼泪不听使唤地流了出来。待父亲消失后，我才止住啜泣，好像隔了几世一般，觉得自己是那样的不真实。

这是何等的滋味，生者是无法料知的。当你无法再改变什么，所有欲求也都成为虚妄的时候，那些悲苦也就自然放下了。抽离出这人世，阮玲玉不再是阮玲玉，跟那些电影看客无异。

“阮玲玉！是阮玲玉！”

是谁又喊出这名字，难不成是小鬼索魂来了？

我倦怠地醒来，惶忪中瞥见四五个人影，都是女子，不大的年纪。

“你们是谁？怎会寻到这里来，又怎会看得见我？”我问道。

其中一个女孩笑吟吟地坐在我边上，手搭着我的膝盖说：“我给你写过信呢！”

应该是个影迷吧，我惯性地对她笑着，全然忘了此情此景有多滑稽。

“我在信里说，我最喜欢的就是《恋爱与义务》。”

我边听边点头，生怕辜负了她的热忱。旁边那几个女孩只是害羞地站着，在与我对视的时候不自在地笑笑。

“那故事太悲惨，女人总是最惨，可也没办法。”我说。

那女孩似懂非懂地笑笑，转而又问：“信您都看了吗？”

这话问哑了我。我即便看了，哪又记得住呢！

我让她们稍等，起身踏着楼梯到了二楼，从床头柜里抱出一个藤箱，下来放到她们跟前。

“小孩子的信。”那女孩看着藤箱上的字条，好奇地念着，我开了箱上的锁，掀开盖子，里面被紧凑的信笺塞得满满当当，一粒灰尘都飞不进。我把藤箱倒转扣下，拍拍箱底再抱起，白花花的信散落了一桌。那几个孩子也凑了过来，挑挑拣拣。

“这么多！”

“这只是一部分，有的信在去香港的时候丢掉了，真是可惜。”我跟她们一起拨弄着，听她们断断续续地读着。

“哇！看这个！”女孩们的脑袋都凑到一张纸前，“阮小姐，虽从未一睹

真容，但您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深入吾心。从《挂名夫妻》开始便念念不忘，您的美丽是旁人学不来的。近来看报纸得知您因为《新女性》饱受困厄，私人生活不便多加过问，还望抵住蜚语流言之重压，等待您的新作。”

“《新女性》也惨，可我喜欢。演的就是我，又比我有骨气。”我收住了笑容，觉察到自己的表情太不自然。

“阮小姐，您这一走，真的是因为‘人言可畏’吗？我也恨透了那些造谣生非的人，他们写得太不堪了。”另一个女孩终于忍不住开口说道，同时将手里的报纸攥得更紧了。

我默默地叹了一口气，回道：“人言固然可畏，但更可畏的是人心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我瞧瞧。”

那是份小报，标题赫然，说的是我的死讯，还影印了遗书。

我现在一死，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，其实我何罪可畏！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对他不住的地方，别的姑且勿论，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，还每月给他一百元，这不是空口说的话，是有凭据和收条的。可是他恩将仇报，以冤（怨）来报德，更加以外界不明，还以为我对他不住。唉，那有什么法子想呢？想了又想，唯有以一死了之罢。唉，我一死何足惜，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，人言可畏罢了！

阮玲玉绝笔

廿四，三月，七晚午夜

我不死，不能明我冤，我现在死了，总可以如他心愿，你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你而死，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，你现在总可以不能再诬害唐季珊，因为你以害死了我啊。

这分明不是我写的，虽然字迹模仿得相似，乍看上去难辨真伪。措辞真是用心良苦，字字句句都剑指张达民。是谁炮制的，再明显不过。

我的确受够了外面的飞短流长，知道再多辩驳也是无用。你讲得再多，终究也是挑挑拣拣、涂涂抹抹，成了他人闲谈的笑柄。我写的那两纸遗书，给唐季珊的、张达民的，没有一封是为昭告天下而准备的，也知道那字字句句饱含的恨意，定然会让他俩避之不及。恐怕是舆论压力，逼得唐季珊必须拿出个东西交差，顺带也能为自己洗脱罪责。

脏水泼来泼去，活着蒙冤受屈，死了终无对证。你们怎么看、怎么说，一直由不得我。这见了报纸的“人言可畏”，怕是要顶着我的名字流传千古了。

“都说了何罪可畏，为什么又要反复‘人言可畏’呢！这岂不矛盾？”我把报纸递还给她，收拾好藤箱站起身，“阳台是空的，咱们上去走走。”

以前在烦心的时候，也同现在这样望着外面，回忆起来，倒更像是一场沉沉的幻觉。二十五年，我穷尽心思地判断真伪、患得患失，

现在恍然，一切都是假的。

人言可畏？这四个字真是妙，令我越想越恼。

“阮小姐……快入殓了。”

“今天是几日了？”

“三月十一日。”

哦，有三天了，那我就去看看他们吧，也许很快我就会随着肉身灰飞烟灭了。如果没看到那报纸，我是断然不会有兴致去见他们的。

胶州路水泄不通，乌乌泱泱的人流集结拥塞，沸反盈天，一直堵到殡仪馆附近，大批的警察都被迫出动。我们边巴望着边走，步子比以前快出百倍。

偌大的灵堂，一片煞白的花，一片乌黑的衣，一片肃穆的脸。除了张达民，该来的都来了。唐季珊在宣读悼词，声音饱满空旷，如泣如诉。他为每一个宾客都准备了珧琅纪念章，上面刻着“唐夫人”。

接着是罗先生和黎先生的声音。他们说演技好，对电影做出了莫大的贡献，表彰了业绩又歌颂了德行。

我看着自己躺在万花丛中，头发显得更黑更密，脸色红润得诡异，眉毛也给画得修长。我摸着自己的脸，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好陌生。在冠冕堂皇的悼词里，我像凝视着另外一个人般，研判般审视“她”栩栩如生的神色，竟也生出几分垂怜与敬意来。

信步漫游在挽联中，那些生前不曾听到的词语，似是在给小报里